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三

卷五十七 世家第廿七
八葉全

卷五十八 世家第廿八
九葉全

卷五十九 世家第廿九
七葉全

卷六十 世家第三十
十二葉全

經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

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

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湖陵下方與方漢書音義曰能引強弓高

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

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吳取

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

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諡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

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

里好時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

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

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

先至城下為多文類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世戰功日多後章邯破殺項梁

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

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入之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穎

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甯戶北南攻南陽守齒破

武關燒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

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時

最如淳曰於料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中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

章平姚印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

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燒

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

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

陽櫟陽賜與穎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

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

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

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

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音破之追

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

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

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及手韓信陳豨趙利軍

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因轉攻得雲

中守遼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黃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雁門郡十

一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

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

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

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

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

為入太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如淳曰勃自東向坐

音諸生說士不以質

如淳曰勃自東向坐音諸生說士不以質

三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黃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

帝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以勃

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

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

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

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

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

石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孝文必震

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父之即禍及身

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

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

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口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

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

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書

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

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

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故獄也

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

后以冒絮提徐廣曰文帝應邵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

物志謂頭上曰絳侯縮皇帝壘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

平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

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

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

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位六年尚少

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六年

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音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

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

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墳

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

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

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

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

五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
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
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蒙
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

文帝曰嗟乎此真天驕者霸上棘門軍若
其將固可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
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
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
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
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
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

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
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渾曰陬隅也太尉使
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淠奔其
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
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
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
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

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

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

居兄子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

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

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

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

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

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
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
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
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
賜食獨置大胾帝昭曰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
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庶邵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臠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條
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

徐廣曰一作西

甲楯五百被

徐廣曰音披鞮案如傳曰工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

以葬者取庸苦之不子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

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責條侯

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

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具其復用事不敢折辱

召誚廷尉廷尉責曰君

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

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

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

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

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
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
元鼎五年但此
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
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紀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
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

為代王

徐廣曰
都中都

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
都晉陽

以勝為梁王

徐廣

曰都
唯陽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
都陳

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

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

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

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
都清陽

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

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

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

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

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

漢立太子其後梁自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

腴地地北界泰山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四

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

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

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

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

言敬言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
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
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祖
實曰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
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
漢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

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
太后義格如淳曰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

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

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

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

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

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

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

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

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

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

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

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

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

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

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

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

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

之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死實太后哭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

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

三豆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

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

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財餘黃金尚四十餘萬其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

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

三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

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

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榑德

曰上蓋列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榑無得以與

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榑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

三有命無得以壘榑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

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榑

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

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

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

亦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朝中睢陽人類犴又者

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怒

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麻反

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榑

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

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

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入

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

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

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

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

好喜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

彭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

一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

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陰王二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田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

服擬於天子然亦作矣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

於宮殿中老郎人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

孝王怨望欲為小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

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

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
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
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
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
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
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
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
弟甚善成王曰五言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
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
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

法不言之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
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
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
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
正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
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小宮中
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
人主同轎車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
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

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
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父
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
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以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
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
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談太后謂帝曰
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
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素
盜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素盜等

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
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
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
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
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齒其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
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由代父後即刺殺兄子
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素盜等入見太后太
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

帝子素盞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
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
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素盞諸大臣所
怨望使人來殺素盞素盞顧之曰我所謂素盞也
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
身祝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
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還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而
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媼媼
大言以爲遺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遺

呂季生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
霸昌廡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
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
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
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
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
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梁孝王世家卷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棄葬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無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

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善之謂獻王曰湯子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

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詔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三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夫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以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

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
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真
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
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奸服
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顏及江都王建建怒曰
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
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
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
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

用王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矣又陰瘞一近婦人
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傾之與後
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
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些言蘇林曰為無
言錄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
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二千石往者奉
天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

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一千石
眾立四十七年卒音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
而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
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
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
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
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
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
彭祖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

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
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

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帝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入

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

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

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襍祥

服虔曰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

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克有卻

克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

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

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

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

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

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

年諸王來朝有詔

曰所朴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幸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

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

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

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

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

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此昌壘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

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旁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直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

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

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

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

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与

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始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

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

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十四用皇子為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亂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

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

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梳音奪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

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以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死其以幸姬常侍病故王

卷之二十一 漢世宗二十九 余七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皇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以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上初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利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宰相囚天子遣大行騫駿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傳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

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
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
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
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
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
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五宗世家卷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

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

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言時定皇子位唯

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
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
臣克大行今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
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
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
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
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
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
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
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一作廣臣旦
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
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

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

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音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

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

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

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爲建國諸

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

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

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

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

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

盛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

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也錫號尊建百有餘

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事畢相踰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聞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三月丙子奉未央宮制曰康子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東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駢剛赤脊周牲也群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

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音翟等與列侯吏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
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
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
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
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
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
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

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

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
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陸
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
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濊月
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
府之藏以費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
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
衡扼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階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毛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
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
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
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
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
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
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大常臣克太子少
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
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
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
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
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

臣壽成

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大常也

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

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
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
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
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
事昧死言太常臣克言十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

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
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
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

徐廣曰一云元符

四

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

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廟立子閑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閑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

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茲恭朕之詔惟

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

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

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

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

所獲三十降旗奔師如淳曰假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凶北州

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佻德徐廣曰佻一作非毋乃廢

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年自殺國除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

李奇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卷爾心戰戰兢

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

同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

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

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

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

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

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

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世家

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

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

高是

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
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
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
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
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
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
闕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
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
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

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教養天下惟此
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二雒陽
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
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苗中十萬尸天
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
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
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
閔王齋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
稱齊不置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
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

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

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侂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侂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臘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

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利侯景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

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佞德者勿使

上比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孝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

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其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王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三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
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
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
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
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
我當立大臣共抑我去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
大臣議曰燕王曰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
法直斷行罰誅曰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
三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不
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

徐廣曰滌音老漸
米汙也音九糾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
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曰兩子一
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
祭祀



